

精里三集文彙 二

和  
1296  
6止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  
漢詩文  
第 421 號  
第 2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和16  
1296  
6止



精里三集文彙卷三

癸酉稟

答人書

子所問。未閒及論孟近思。抄出朱文語類寄奉。觀此可見。

十二月末閒見朱文。未閒先生之議須考。然于鱗主

張古文辭。則決非用宋時語。當以末為句。

向時嫌其太高。太卻數段。如太極明道論性之類。今看得似不

可。無如以顏子論為首章。卻非專論道體。自合入第

二卷。又云云。今在出處之前。乃得其敘。



孔子之言仁。專言之也。孟子之言仁義。偏言之也。文集

三十六。答范伯崇。玉山講義又如此。須併案。

退非孔子退。乃顏子退也。

莫知其鄉。言無一定之處。如或於喜處。或於怒處。非謂在胸中無處所。余舊來之說有誤。

廖子晦云。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朱子以爲是。寒泉說類此。但宋時天學晦鬱。所以有如此之談。施之今日。則弁陋甚矣。

答紀人伊藤海藏

獻之進林君至。下榮翰及所貺新鐫南紀風雅集一部。珍綿一筐。適出朝參。致闕延接。已歸。敬領捧讀。蒙諭悃款。至於向者結撰拙序。以塞來命。黽勉副急。無以發揮纂輯之盛指。自分應充覆醬糊窻之用。而儼然置諸編首。加以獎借之語。因之濡毫之儀。尤非所敢當。但卻之爲不恭。只得覩顏拜登。感慙交加。謹此布謝。刻手既精且敏。此送潔本在七月。而僭功則蓋十月。其閒相距。不過百日。何其神速也。是亦可以窺學政修舉之一端。欽仰欽仰。林生所傳口頭語。亦見垂念周匝。政遠未由面晤。所所以時爲道侷。愛。

卷之三  
答王澗和尚

承以世契之好。辱貺誨帖及腆儀。俯賀煜兒有室。各諭殷勤。闔家感德。豈有涯量。前月新婦舉一女。官廬始聞呱呱矣。一女雖非男。亦足慰目前。今冬燾兒從佐嘉侯而來。職務冗劇。然偷閒時來團樂。亦足愉老境。瑣屑家事。傾瀉塵聽者。亦辱契故耳。柴碧海官暇惠顧。文思驟進。可嘉尚。話次必及貴利事。而齋藤井宮三子。一時逐臭在此。益審道味清超。寶地雄壯。州家所崇奉。是以隨緣應酬之煩。則理當不免。此自世俗視之。不堪健羨。而識者處此。或爲小缺陷。而屢蒙

撥置通耗。加以盛賚。使人惕若。適有鄉窰烟具一副。物雖微薄。聊充瓜李之菲報。又恐禪家不喫葷。則備供檀越爲幸。卽辰霜寒。珍愍是禱。三島翁盜焉。前年對歸相見。起居輕健。意必到八九十。而老者不可恃如此。南豐苦次無他。確齋屢書道其況。閏十一月十七日。天無亦莫不由。南紀風雅集序。在周易文王八卦之位。南方爲離。離文明之象也。北方爲坎。坎濇險之類也。故人之生於南方者。多華煥蔚縟俊敏之資。而北方則多剛毅果決敦重之質。其

興於北者。每基強霸。而盛於南者。必闡文教。此乃南北風氣古今之大齊也。若夫紀藩則在近畿之極南。際溟立國。當文明之象。靈淑秀穎之氣之所鍾。以文學聞於世者衆矣。然人之智愚賢否。相倍蓰而無算。雖曰天賦。亦莫不由所習而相遠。譬如良田。使恃其肥美。弗耕弗耨。則與礪确奚擇。故文明之區。非自能文明也。必得人主之倡率於上。人主亦不能獨成其教化也。必得聲應氣求之臣。內之贊襄。外之承宣。然後治教所被。翕然以從。彪然以變也。不然。南戒之國。何限。而紀獨稱焉。吾於是乎。有以益知風氣之美。不

足專恃。而教養之道。不可緩矣。紀之先南龍公。以閒平之賢。實始受茅土。有德大君在藩時。紹其遺烈。右文創學。所以導多士。撫萬民。皆可泐於後世。鉅儒鴻學。後先林立。如梅溪南海之產其土。活所蘭嵎之應其聘。由此其選也。今公德性之美。學殖之富。同符先世。承積德之後。丁邳隆之日。是以闔國文風。颯颯乎。比之從前。有過無不及焉。伊藤海藏。卽蘭嵎之孫也。世爲儒官。望實在藩。推爲碩匠。常恐人文之盛如此。而歷年久遠。或湮沒亾傳也。乃取建國以來諸彥之遺藁。遴選雋永。無慮如千篇。題曰南紀風雅集。屬

序於余。書未告竣。是以不窺其全。然覽河合襄平之序言。海藏之發。凡有以知其裒輯之勤。太取之精。海藏生名家。克肖其祖。而編摩之旨。又犁然中人意。一舉而二美具。余雖不敏。安得無言乎。竊見紀之爲國。既居文明正位。承奕葉教化之緒。即使端拱無爲。亦足以照映四方。而公未始以是自畫。方且勵精圖治。期于大有爲。其所成就。未可量也。當爾之時。若斯書者出。表章前修。風動士民。其所以將順公之盛美。而弘南戒文德之化。豈淺鮮云乎哉。

新刊四書松陽講義序

清陸稼書氏之學。以心得躬行爲根柢。一生精力。用之四書章句集註。其所研究。辨明筆之而爲困勉正續錄等書。讀者可以見其濳有得於此。而松陽講義。乃爲學者諄諄剖析。使之務心得躬行者。清人稱稼書氏爲國朝理學名臣第一。尊之也至矣。其在仕途。再進再黜。官不過七品。年止六十三而沒。用不究於當時。識者惜焉。然是固不足爲稼書氏輕重。其直道而行。顯晦一節。視富貴如浮雲。祇足以證所得之濳。而垂範後學。豈曰小補哉。浪華某等。欲翻刻松陽講義。問序於余。余素重此書。欲與同志共之。適有斯舉。

不堪喜幸。然又竊念夫學明於講。而或蔽於講。何也。學以身心爲本。則其所講皆有用。不然。則徒爲口耳之資。借使所講不差。亦無益於修己治人之實。況學而不本身心。則如人無家。如船無柁。瑣尾流蕩。何所底止。近世畔經倍道之說競起。而無所忌憚。正坐此耳。章句集註。孰不讀之。用力篤至。若稼書氏。能有幾人。章句集註。末疏如煙海。發明深切。若稼書氏之書。能有幾編。披沙揀金。苦其難得。亦莫非坐此。學者苟能因稼書氏之所講。而反諸身心。則學之明可期。而學之蔽可袪矣。是又余之所願與同志共勉也。

送古賀寬明序

佐嘉藩祖泰盛公時。以凡士五十石以下祿薄。不足以給府事。遞減俸祿。名曰閑槍手。使其軍焉。則列士之左甄。國焉則止守捉城門而已。其後艱於過活。稍稍有請執書算之役。其徒寔繁。遂至吏胥無非此輩。則閑之實亡矣。治安之久。士列亦益衆。祿額漸殺。於是五十石以下。至三口俸。亦得登士籍。則向之減祿爲槍手者。在所當復。舊秩而爲士。而世移執異。不復見照恤。加以吏胥所趨。奸弊隨生。輒近世贓賄騙詐之刑訟。多由此輩起。戶曹長貳。或以蠹蝸視之。則槍

之實亦殆。豈非隨流而忘源耶。當今之世。循名責實。則唯行己有恥。不避飢寒之水火者。爲能不失閑槍之正者。求其人於今世。豈易得哉。佐嘉古賀寬明。世閑槍手也。居城南麁村。天資木強。廉勤。不願爲刀筆吏。好讀書。就觀頤莊而學。頃歲負笈關左。從余受業。已爲學塾生。同憲學徒。莫不推重其爲人。已選擇佐蒙師。今歲期滿將歸。索贈言於余。余旣同鄉。今又見生能不隨流俗。又能服儕輩之心。因念古有九品中正之職。得推挽其部中人。設使余爲中正。則須以生爲稱首。恨古今異制。幕藩殊執。不能分毫致力。

於生。然是非生之所望於余也。生往勉旃。今往爲學。亦使不爲物撓。若其不屑刀筆吏。則可以入道。生勉旃。推其所已能。以及所未能。則有餘師矣。

送滿野生序

滿野生從余游四年。將扈主公而歸。乞余言。乃諗之曰。語有之。三折肱。知爲良醫。余之學之肱。不翅三折。其瘡未瘳。然經醫治則多矣。吾將陳之。生其擇焉。昔余之居鄉也。學無師承。偶得陸王之書而悅之。迷而陷焉。遂出入佛老數年。已游京攝。與講道學者辯論。往復不合。久之。然後憬然。始知洛閩之爲正學。而盡



棄異學矣。俄而得軟脚疾。倉皇歸鄉。未及精究其說。加以公私紛冗。無復寸進。自顧行已接物之間。弊病甚多。而不能洗治。如此者十餘年。而叨 幕辟。得復與諸子會。稍理舊學。余先是憂伊物之簧鼓久矣。頃聞正學之興於江戶也。躍躍喜。以爲今後可無煩閑距之辯。以資師友之益也。及到此。則卻覺所謂正學。亦不能無可議者。其於伊物。外不同。而內則不甚異。甚或爲彼驅除。於是悼心失圖。浚自咎向之因循。專望助於人也。今學之於伊物。外不同者。淵源正也。理欲之辨精也。指務博爲外馳也。指工文爲陷溺也。其

不甚異者。大話嚇人也。無克治之功也。欲掩己之不能。而譏人之務博工文。則心術乖陋。無異於彼。更有甚焉。而抗顏激昂。屑屑然。責人以禮儀之煩縟。取人以談喙之長短。辯見屈。則濟之以怒。議不合。則告之以絕。其處身治家。顛倒迷錯。通國非笑。況可望其及經世哉。其教人也。未記六甲。而徑論道體之精微。視六經子史。埒之糟粕。以致後生。眼看霄漢。好振牙角。以誤其終身。此類不可毛舉。是皆余所以折肱而未廖者。諸子之學。亦不能大相遠於余。夫今之有正學。猶噓死灰而將然也。而病痛如此。故余浚懲切創。欲

以醫之。或逢彼之怒。有不遑恤。從上諸弊。在我者。自省而內訟。在人者。熟視而冷看。故察識頗晰。然至於救之之方。則未之有得。余老矣。無復能爲己。尚願有志之士。有以繼志。其或有瘳乎。因書而贈焉。

草彙題辭

邦人之書。每病無法。而草書爲甚。往往以意改楷行筆畫。圓其方。省其繁。作跳躑擊撞之勢。以爲草書。殊不知草體多自篆隸而生。其法森嚴。一點一畫。不可擅變動。譬諸法律。皋陶周穆李悝蕭何以下。皆有所受之。嗣後世主不無沿革。而在下者。不得轉移一字。

若人人而破律。則大亂之道也。自晉唐至宋明名人。非皋穆李蕭與世主乎。其舊樣新體。非沿革乎。今人。人而以晉唐以下名人自居。而可邪。我通行俗字。在行草之間。邦人以意爲之者。雜於其間。然官私行用。多歷年所。置而勿論。可也。獨今之以狂怪訛繆爲草聖者。憑臆杜撰。求諸今古雅俗。而無復肖似。至使人茫然中讀而止。不特筆意之拙惡而已也。昧者師師。誤惑後生不尠。余病之久矣。頃浪華筱翁有草彙之著。其所憂正在茲。欲引彼倭倭者。而由正軌。可謂實獲我心也已。翁索余序。是安可拒也。

贈言一首爲加藤生

草木之植。自萌芽之微。以至參天之。大。莫非造化發育之功。人之致力。不過灌之培之。循其天之自然。無敢屈撓摧折。以待其條暢榮茂而已。人之爲學亦然。五常四端。人人完具。苟養而無害。則修己治人。以至平天下。皆所以循其天之自然。而無非分內事也。養之道。在立爲己之志。居敬窮理。循序而進。然後日用語默動靜。無非用力之地。而所學乃不墮於繆悠矣。程伯子所謂。鞭辟近裏。蓋謂此也。若夫向外而馳騖。企以爲高。跨以爲闊。則弊病百端。蠅毛而起。風吹

草動。皆作戈矛。以戕害其天之自然。將何以制之。豈可望其修己治人。以及天下哉。是學者之所當早辨也。蕪藩加藤生將歸鄉。造余乞贈言。從上所言。余未能有行。而傾寫於生。毋乃亦外馳耶。然舍此則無以告生。生有俊才。又朝夕奉家庭之訓。又有仁里師友之先後之。何待余言。然吾聞之。君子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則余言之老。亦可以擬代匱也歟。

芍藥亭記

會津下平司成。名其亭以芍藥。乞余記之。問其所以名。則曰。昔藩侯之自山縣。而徙封會津也。我遠祖實

從遷焉。當時取堂尾之芍藥數根。栽諸會津之新居。子孫保護。灌壅惟謹。至今百餘年。蕃茂成數百株。春夏之交。燁然盈視。唯是祖先手植之。故命亭以示不諼云。余嘗得芍藥於花市。歸植階下。非不愛養矣。二年花大減大半。三年不著花。四年則無復萌芽。以至不知根莖之所在。其難養乃爾。今夫會津在距此而北六百里外。地早寒。草卉難生。而培養之勤。歷百餘年。致繁盛如此。豈易能乎。其於一草之微。猶且盡力。則所以續事迹志者。不問可知已。宜其子孫繩武。不墜家聲。以至司成。掌國教化。為時聞人也。是為芍

藥亭記。又作歌曰。役智力兮求豔香。金鈴懸兮綵網張。觀甚美兮志甚荒。展異撰兮鶴城傍。代恭敬兮梓與桑。移紅藥兮撫風光。曾玄傳兮慎衛防。本滋殖兮華榮昌。

偶記

宋書柳元景傳。從祖弟光世。先畱鄉里。索虜以為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姊夫偽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拔燾。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應。浩謀泄被誅。河東大姓連謀夷滅者甚眾。光世南奔得免。

此事瞥見一書。而忘其書名。偶讀宋書得之。魏書以爲浩以史事被誅。失其實矣。或曰。然則小學所載高允事。非耶。曰。此蓋因謀反事。并發是罪。株連及高允也。余嘗疑崔浩族滅。并及河東柳盧數族。是豈干預史事者哉。虜刑雖慘。不至此。今得是傳。

釋然矣。

煜按。此事見明鄭瑗并觀瑣言。

自古國號。皆以其所都之地。王莽始以新爲號。僞蜀李執以成。然莽之新。以其初爲新都侯。執以其據成都。則非專撰美號也。至金以勝耶律之銀。而不因地名。而後元明清撰美號以相承也。

或云。栢梁詩僞撰也。梁孝王以景帝時薨。不及武帝。其它證明白。須檢出。

三笑圖。亦畫家寓意。非實有是事。遠公與謝安周旋。而陶令乃侃之孫。與遠公相去甚遠。

語類云。中庸章句。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取楚辭其小無內。其大無垠。是據一時所記省而言也。其實當引莊子至大無外。至小無內。

凡邦語官職地名。皆當直書。不然。則見今猶不可曉。況後世乎。古人直書。如史漢書單于闐氏伊黎當戶之類。金元史書達魯花赤猛安謀克之例。未嘗諱其

不雅也。

遼金史後。有國語解。今吾邦文字。地名官稱。世儒或以其在有義無義之間為病。是無害也。漢蕃語相參。以為官地名者甚多。今姑就遼史錄出左方。

彌里鄉之小者

惕隱

典族屬官。即宗正職也。按似節愾惕隱之語。

黑車子

國也。以善制車帳得名。

于越

貴官無所職。

鷹軍

鷹鷲以之名軍。取捷速之義。後託龍軍虎軍鐵鷄軍者做此。

西樓

遠有四樓

紮轄

紮軍名。轄者管束之義。

曩里

惡人名也。

神纛

從者所執。以旄牛尾為之纓。槍屬也。

君基太一

神福神名。

舍利

契丹蒙民要裹頭巾者。納牛駝十頭馬百匹乃

給官名

柴冊禮名。

北尅

南尅掌軍官名。猶漢南北軍之職。

三尅

統軍官。猶云三帥也。

詳穩

諸官府監治長官。

馬步

未詳官。猶水步。擣馬之官。

橫帳

德祖族屬號三。父房稱橫帳。宗室之尤貴者。

著帳

因事籍沒者。為著帳戶。

山金司

以陰山產金置冶採煉。故以名司。

廳房

即工部

鐘院

有冤者擊鐘以達于上。猶怨鼓云。

寢殿

小底官名。遼制多小底官。

遙輦

紮輦帳下軍也。

抵桓

官衛門外行馬也。

岡白駒與僧顯道論之與二字必分主客而又有不

必然者散見諸書。如樂記注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

吳武陵任大學博士。云云。曰。適吳大學。以第五人見惠。則稱博士為大學也。頃有藏朱大學蹟。以為晦庵先生書。什襲寶重。以乞余鑑定。余定以為明人。而不詳其何官。後檢出。故錄。

跋黃姬水般若堂記後

王元美自謂眼中有神。腕中有鬼。故其評隲書法。語語破的。而自運則不逮。然眼神亦豈易有哉。今人手眼。大抵猖狂方良也。世之論墨本。輒曰晉唐晉唐。其

下不足取也。同然一辭。不復辨神采筆意之顯晦存亡。臨摹旬日。自矜有得。依樣畫葫蘆。脆薄窘束。醜狀百出。使人嘔噦。何異持太王之杖。執虞舜之柅。行丐於市。又譬諸荔支龍目。然瓢肉如冰雪。漿液如醴酪。是其真美也。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則盡失其美矣。至於載海舶。墮藥店。則如黑繪裏瑱。邦人不知其美之真。遂賞乾縮者為正味。乃至俚語。比賞十六夜月。可笑。今之知貴古帖。而無鑑裁。皆醉荔支龍目於藥肆也歟。前賢蓋云。凡墨本三轉刻後。全失其真。是定武蘭亭之所以值千金也。姑就停雲。

戲鴻燕喜諸帖觀之。文董收唐以上雖多。不過展轉臨摹備禮充數而已。未必做精本。是以其可取者。十不能一二。刻之精。必在單行帖。余友賴千秋。書法絕世。唯寶藏大令一帖。其他無有。余服其鑑識。今此般若堂帖。雖近世人書。筆意清雅。具有典則。勝譌謾古帖。不啻數等。姬路宰河合氏。獲而見貽。嘉其具眼。題而插架。文化癸酉穀日。識於歸臥亭。

賴春水集顏平原字伯夷頌跋

筑前月形文學。攜示此帖。曰。賴千秋以墨本見餉。因藉而成帖。非特欣賞。又將以充佩弦之戒。請題數

語。夫以伯夷聖之清。而百世之師。千秋又取韓頌集顏字。以成鉅觀。乃天下之至清極。高雄偉之會也。敬置案頭。正襟展閱。則廉頑立懦之風。藉二公。而凜凜於心目之間。而二公名節。亦隱然在其中矣。千秋之用意。文學之勵志。皆起予者。於是乎書。

題爛柯圖

余少暇晷。加以疏懶。興來對局。不能凝思。即使勉強竭慮。瞻前顧後。誤著益多。其看入品以上。碁亦不耐煩。必欠伸退去。世之拙碁皆然。非獨余也。因怪樵夫觀仙弈。不覺其久。豈澁曉碁理而然邪。抑仙手亦不



甚高。聲如急霰。手如插秧。勝敗倏忽。以致樵夫忘歸也。果爾。則比柯之爛。不知結幾千萬局。恰好余敵手也。然恐天上無有如此頑仙。故知此談。擲出於古人狡獪。設以警人耳。癸酉三月。精里戲題於歸臥亭。爲船橋某伯。

題張瑞圖法書後

余疏族平尾道輔。世仕榮藩宗室。距今三十年。攜張二水法書來示曰。是吾先大父所祕惜也。大父俗稱九大夫。以工書稱於藩。嘗爲一僧寫祝釐牌。揭諸城門。釘畢往觀。不甚滿意。然末如之何。每出入必閉目而過。語傳至今。則其癖好可想。余有葭莩之親。其生

也晚。且不見其一字。常以爲恨。偶書肆持此帖索售。則與平尾所藏刻本同。而前面脫失十餘扣。夫瑞圖入崇禎逆案。其書亦狂怪不足觀。宜麾去者。特以因此心儀九大夫。故破例收之云。

題諫江主國雅卷

國之有相。古譬諸棟焉。闔國之所庇也。佐嘉諫江主。室最巨。望最重。而前後枋政亦最久。余昔在藩。濫掌學鐸。時主爲總教。承教奉令。得以無罪。其後余應辟來此。經十餘年。而主乃父母之邦之所庇賴。則鄙心之庇賴。不異於昔。去歲主以老乞致仕。懇請獲允。然

相之為職。雖已致仕。凡國之大事。則無不與聞。是以  
闔國與余之庇賴。猶不異於昔。然以其晚節高齡也。  
私心不能不憂其精力或不昔若。聽斷或不昔若。今  
夏忽得嶺梅岫耗。附致主近製一卷。詭弁鄙言。余素  
不學國雅。無以窺其風致之深妙。然捧讀再三。覺氣  
和融而語精工。毫無衰晚之態。則闔國與余之所庇  
賴。又加隆焉。余往歲以公事經由佐嘉。會主在邑。不  
得一面敘舊。深以為憾。今閱新藻。我心則降。

復原樓三十絕跋

原本中西生事有錯誤失實。春水氣改作。故更書貽之。

今春游復原得三十絕。會賴氏姻黨加藤生將歸。告

別。因欲就正春水盟臺。業已交付。及生未發。有所改  
動。又取而細看。則覺百孔千瘡。不可塵大方之覽。於  
是。中悔不復送矣。頃者。其州里佐佐此面東下。被囑  
徵前作。蓋聞上事於生也。執不得已。遂至露醜。然近  
況略具。或可解知舊之顏也。既有斯作。則原本為芻  
狗。顧先考所覃思結

撰者。決然繳去。有所不忍。故附見乎左方。燈謹識。

春末加藤生之歸。藝藩欲託近詩三十絕。就正賴  
春水。業已交付。既而有所改動。又取而視之。則覺  
其朽蠹液搗。非所宜煩匠石之繩削。亟昇爨婢矣。  
不圖中西國手之來。承春水特寄書材徵前作。蓋

聞諸加藤生而然。於是報諫因措。自咎造端粗率。馴致如此。然此作雖俚。敝況略具。報知故舊。或可。以代千里之面譚。則不敢固拒堅靳。迺復求扭塊者。改寫呈覽。萬冀爲魏公藏拙哉。

賢剛院本多公墓碑

戰戈勲閎。多赫奕者。而本多氏其一也。本多氏之宗。美濃守諱忠政時。別封第三子能登守諱忠義於播州。後移封奥州白川。至十二萬餘石。忠義又請推恩。分其封內一萬石。封其季子越中守諱忠序。後移封遠州。公忠序裔也。曾祖彈正少弼諱忠晴。爲寺社奉

行。以勞加賜五千石。祖彈正少弼諱忠通。考越中守諱忠如。移封奥州泉。出母松浦氏。以元文四年己未十二月八日。生公於下谷邨。公諱忠籌。姓藤原。初稱雄之進。又稱大藏。寶曆四年甲戌。襲封。敘從五位下。爲彈正少弼。天明七年丁未六月。擢若年寄。領經費。八年戊申四月。知內廷事。五月進側用人。敘從四位下。改彈正大弼。寬政二年四月。陞老中格。加賜五千石。爲城主格。知內廷事如故。是歲任侍從。其爲若年寄。以體多疾。優旨輿駕出郊勿從。其爲老中格。許鹵簿二槍。其他恩數。皆如舊典。而拔例獎賚。亦屢被云。

九年二月。以多疾。命勿知內廷事。是時恩諭慰勞。手  
自賜美濃兼定刀。十年十月。以衰病固請罷免。乃獲  
允從。十一月。差使賜坊鷹所搏之雁。以爲永例。公休  
閑益多病。請以子河內守忠誠嗣封。初忠誠之爲嗣  
子也。以公故。許乘轎二槍。至是嗣封。謝恩之日。藩相  
二人拜謁於營中。其爲寵榮。皆延于世。公乃薙髮。稱  
水翁。浚川有別業。好釣於池。翛然自得。文化九年壬  
申。病終。享壽七十四。葬於武州牛島弘福寺。法諡曰  
賢剛院忠岳衍良。公性剛直。而待物謙恭。學問之事。  
必本諸踐履。又畱意鈴鞞。常講究之。使近臣肄武技。

於邸。暇輒臨視。嘗曰。忸怩世祿。何以報國。不兼文  
武。非士也。課藩臣子弟。亦以此。其奉身儉。而好施與。  
體士民之心。無不周悉。邑俗貧者。產子多不舉。公乃  
立保法。使相防察。其免乳者。又予錢粟。是以弊習一  
變。而戶口歲增。封內感戴其德。至爲立生祠於荷路  
夫山。春秋享以黍稷。因名牌祀云。公娶松浦氏。生忠  
雄。有疾。故以次子忠誠爲嗣。初名勇次郎。後爲河內  
守。又爲越中守。次忠。出爲松浦氏養子。次忠堅。出後  
同族忠保。次忠順。與次忠純。冒荒木氏者。竝臣其家。  
女適大田原清照。銘曰。

寬政振綱。衆正彙征。宥密同異。世孰聞聽。視時清泰。在廷可徵。迨我應辟。公乃就閑。無由樞謁。丹旆忽翩。敢銘貞石。裕後光前。

七騎冢碑

鹽谷高貞被讒。潛奔私邑於出雲也。第四郎告發之。是以爲追兵所及。第六郎從至播州加古川驛。見執急。與義從六人。反鬪而死。高貞是以獲達出雲。遂自殺。時人瘞六郎等屍於驛旁。號曰七騎冢。今年癸酉。邑人某某。謀紂財立石。以標識之。問文於余。按紀載。方後醍醐帝之反正。高貞歸順。出於不得已。帝

輟官人賜之。蓋欲收其心也。然不旋踵而叛。降足利氏。忽以官人故。構奇禍。致滅亡。若有天道焉。獨六郎爲兄。義從爲主。捍禦殞身。與高貞及四郎所爲。相爲薰蕕。有足悲者。事距今四百年。而冢猶可認。因成斯舉。良有以也。

官武器川墓碣銘

余從朋舊所識器川。其人冲懷可親。醉後坐睡。勦軒隱隱。醒輒理前話。固已奇之。其沒之三年。門人鈴木周。寄所撰行實。乞余銘墓。讀之。益知其不凡。是安得不諾。按狀。器川本氏今井。六世祖。自阿波移居於讚

之豐田郡和田郎。有故改氏官武。考諱唯伊。妣小黑氏。器川其第五子。通稱良順。諱唯善。字子德。器川其別號。幼學醫於尾池立誠。後入京。從香川南洋游。往紀州。受儒書於伊藤蘭嶋。既歸。多請治者。邑侯聞其名。寬政八年。賜祿爲侍醫。每覲江戶必從。洊膺寵賚。罹疾請告。還於家。經一歲。以文化七年庚午中秋終。距其生延享乙丑。得年六十八。病革。見藉賜衣於臥牀。使速易之。曰。今雖危困。豈容犯禮乎。又遺令長子毅。以纘素志爲孝。且曰。吾草腳氣臆說。未絕筆。汝其成之。一語不及家事。其與人交。見善則勸勉之。見不

善。則未嘗不規誨。薄於自奉。而好恤人之窮。始終一節。蓋天性也。平居樂易。喜飲喜眠。人以醉眠翁目之。云。所著腳氣臆說外。已脫藁者。有腳氣辨語。醫事一家言。藏於家。娶島氏。生四男一女。男毅。嗣敏。其一天。毅襲祿替職。女適大野某。銘曰。心兮愛物。司命南藩。德之薰然。鏤珉弗誼。

齋藤孟翼墓表

孟翼世蓮池藩臣也。氏齋藤。名利長。通稱嘉右衛門。別號西山。考諱某。妣田中氏。以寶曆四年甲戌六月六日生。初寄學於藩相松枝氏家。松枝氏資遣大阪。

受學河伯潛。賴千秋。尋使游江戶。就信古堂講業。是時始謁侯於邨。登仕近習。攝伴讀。既而還藩。其後扈東觀。陞憲長。進爲諮議。兼藩學教授。再扈江戶。掌內帑。歸數歲。又爲憲長。遷世子伴讀。兼要人。文化六年四月朔。以疾終。春秋五十六。前後恩賚最渥。至是。又錄其功勞。增爲後者精一祿。娶田中氏。無子。精一其弟某子也。銘曰。

我學之始。無適師承。浮華功利。羣喙爭鳴。偃偃負笈。浪速靚生。著鞭在先。改觀心傾。支藩孔邇。講究逢迎。官涂乖隔。七星霜。忽驚就木。我將何銘。倡道之志。

身後益明。

垣內了順墓表

書賈北澤尹周。欲表主家族人重恕之墓也。則乞余文。余屢辭之。而請益堅。以彼其家榦叢穴。不忘所本。僕僕然踵門。而無倦色。重恕行實。亦錚於鐵中。是以不終峻拒也。重恕通稱太郎兵衛。了順其法諡。世紀州人。天資和易。貿遷致饒。唯有一女。適北圃仲温。世之無子有女者。多爲納贅壻。以爲後。而重恕不襲陋習。使弟繫安承業。友愛篤至。鄉閭稱焉。享壽七十四。以天明八年戊申二月二十二日終。葬於州之施無。

畏寺先塋之次。銘曰。須原之原。實發南紀。昔以文名。藝林梓杞。有從關左。柯葉蕃矣。人見廢著。鮮知厥始。蓋美伊人。繫產仁里。古道維尚。可警澆鄙。

精里三集文彙卷之三



精里三集文彙卷四

甲戌稟

答顧海師

辛未聘事。官吏貴賤。蟻聚島上。而可與談風月者。僅數人。得以慰旅瑣。尊者其一也。時撫往事。未嘗忘懷。頃者。葛馬生奉親游京。歸下誨帖。驚喜急拆。獲審道候佳迪。卓錫東福子寺大機軒。浣沃曷涯。并承送韓客使。帶歸詩牘柱聯。託樵隱長老。長老意欲待受。代東下。惠顧手授。而盜焉示寂。是以尊者收拾。以客歲四月。稅駕於洛。蒞便未發。會葛馬生奉訪。因見附



致狀。長老下世事。先是對相大森來說。而云猶涉疑。似今得的問。追感以酌庵款待之屢。與今得聞爲樸。設心之厚。悵焉傷哀。不能已已。想其身後事。尊者一切擔當。絕境羈危。拮据勞苦。爲如何哉。而茹悲荼毒之中。勤勤齋持。四千里外。不致浮沈。荷德之深。無言以喻。乃蒙來諭。悃款。抱臯緩之歉。使人慙竦。韓客拳拳於一時之晤對。致意如此。是不容不酬酢者。然令甲森嚴。不得答一字。是尊者所悉。口如寒蟬。事與心違。豈非世界缺陷之一端耶。損惠韓毫三枝。文房忽添遠來之友。不啻生輝。謹此布謝。適有琉硃一錠。聊

伴去函。匪報也。莞存爲幸。珮川事。其主在肥前。淄川見任會津。邸伴讀。皆健在。就將所寄詞翰。當逐旋頒送。知其感恨。不異老朽。老朽竣役東還之後。瞬息四年。衰病侵加。固理之常。略亦支吾。勿煩罣慮。卽景秋霖。乍涼挾纒。如聞京以西憂旱。今霑足否。所冀以時珍苾。以副遠念。書何盡意。

與玉澗和尚

貴藩四十宮生在敝塾。年雖少。能幹事。故委以管家。忽鄉書到。促其歸。將以本月二十日起程。之子之去。殆若失左右手。然聞有教職之擬。稍亦喜其遇也。關

左大雪埋牛目。旬日無晴意。恐筮鈴二嶺阻行。因戒  
盜信信病病。決勿旨進。衝危險。昨得豫州報云。南  
紀寒亦異常。久不聞問。方此砭骨。想茵匙和適。生父  
忝眷顧久矣。生亦應蒙不外。此便甚的。欲修薄儀。而  
輕裝難帶。偶有秋月陟釐。使其置行李而達之。巽原  
海嘯時。畫湖埭壞。所謂清水苔者。不復產矣。秋月承  
乏造製。但未審品味高下。漫貢香厨。第鑑微悃。叱存  
爲幸。滕六之虐。病軀以狐皮爲和服。終日附火。猶難  
抗拒。亦唯脫血太多。神氣衰耗之故。可無獨罪歲也。  
東福寺塔頭大機軒主願海師。相識於以酌庵。似嘗

受座下鉗鎚者。秋閒見寄數字。文辭可觀。不知時通  
竿尺否。其他近况。則生當口悉。故不多及。萬望照諒。

龍渚遺藁序

余之交舊。最相敬愛無閒。莫龍渚若。蓋余年未壯。游  
京師。初識龍渚。其後各在宦途。離合不常。及移關左。  
則龍渚亦供職在其邨。因得暇時。過從爲日最久。自  
初相識。至此三十餘年矣。然二人習尚。每事相反。而  
未嘗苟合。龍渚胸襟開豁。友道甚廣。余賦性狷隘。少  
徒寡與。而弗之恤。龍渚善食酒。興酣笑謔。往往傾倒  
四座。余無涓滴量。口若含瓦礫。訥訥不能自達其意。

龍渚爲學之博。兼取伊藤氏。余謏聞弁識。墨守洛閩之說。詆排伊物。不遺餘力。龍渚文翰。貴簡潔高古。不妄下筆。余牽率應酬。蕪篇索句。不堪其猥多。之數端者。或出天稟。或出人爲。而正相反。以此接遇。宜其若冰炭之不相容。而三十年敬愛無間。何耶。以其同而異。可否相濟。時有所啓悟。要之同之有益。終不如異之有益之多。及其論談不合。抵拒攻擊。毫不假借。至於反旆解圍。則未嘗不歡然相得也。然自非龍渚長者。寔能有容。則何以如此。乃知相敬愛無間。由彼不由我也。嗚呼。我老矣。舊侶淪謝。客冬龍渚亦奄忽。晚

節落莫。難復望啓悟之益。則倍不能不憶龍渚之爲人。頃者令嗣柏卿輯其詩文九卷。題曰龍渚先生遺藁。攜示索序。龍渚文翰。貴簡潔高古。恥一語襲時調。又不肯畱藁。故所存止此。余閱是卷。卽欲立異與之。角。而九原不可作矣。可勝慨哉。余與龍渚。習尚不同。如上所列。則雖有柏卿之請。將何以應之耶。蒙莊氏蓋云。親父不爲子媒。異於已者言之。乃可以取信於人。則余言惡可已也。龍渚中津文學倉善卿別號云。文化十一年孟陬。精里樸書。

重訂鄂羅斯考序

邵子經世書推天地成壞之數以元會運世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天地之一始終又以此推知今當午會夫以邵子之聰明絕識而有是說豈無其理而妄發也哉然余常疑此說未必然也試以人之老幼喻之人之初生呱呱眴眴無所知覺一年而孩笑二年而言五六年而發知二十年而識慮運奔無所不至雖有知愚賢不肖姑就中人言之此其大較也有人於此五六年而始孩二十年而始言是癡呆廢疾不可以爲人矣天地開闢而後今當午之會猶人之中年以後而天地未甚離於鴻荒草昧也何以言

之如地球五大洲之說至明季始傳自西洋如我邦蝦夷接鄂羅斯屬島地執至近歲稍可辨識迤北東接連諸國猶渺渺茫茫若有若無要之萬國彼此舟車文字之所通地理謠俗可領會者稊米涓滴其不然者乃大倉巨海以此觀之則使其彼此相資則蔽之可解覆之可發物之可開務之可成想當甚多而猶窒塞闇昧礙隔而不能省悟載籍以來其言之粲然可誦而不屬繆悠自唐虞而已唐虞以來至今不過三千餘年天地之元已入十分之六載籍之明居一會三分之一故曰方今之時天地之漸闢猶人

之始孩始言之年。夫以如人四五十之天地。而猶作如人二三歲之技倆。天地其將終於癡呆廢疾而已耶。必不然矣。天地之生物。各具性理。而妙用呈露。天地之所生之物。猶且如此。設使生物之天地。反冥頑不靈。忽然以壞。不異人之癡呆廢疾。而盜焉以斃。不能效心知百體之用。豈足以爲天地哉。豈足以爲造化之神妙哉。故余敢言。天地有開無闔。有始無終。以孩以言。以發知。以識慮運奔。將有盡其妙用於無窮。人有老死。而天地無敗壞。此管見臆斷。雖違邵子。不敢不陳也。山田生業儒。潛心家學。有經世志。委質於

大參堅田侯。往者侯巡視北邊也。生實從。旣歸。憂北虜情形。人物地理要塞之。或未詳核。乃博考羣載。纂成三卷。名曰重訂鄂羅斯考。袖示於余。余讀係鞫聞者非一。北地鑿空情形漸見。則孩不終孩。過此以往。不宜無以待之。是書備待之之考。亦安得不謂之經世之助哉。

送安部井生序

建學立師。造就人才。以供國家之用。是古今之所急也。然教學之道。建學立師。以鞫其事也易。造就人才。以收其功也難。人之稟性萬不同。而習染淺深。不可

爲量數。即使教者循古昔聖賢之法。學者風靡景從。猶有難必責近效者焉。聖人數五教在寬之訓。蓋爲此也。況其設教。未必盡出古昔之法。以求朝耕而夕獲。以此而委責師儒。師儒之任職。不亦難乎。近世列國。往往興學。其初莫不欣欣然爭先赴之。久而無可嗜之味。而至厭苦。無可遵之道。而至迷惘。師生相視。有廢然而返之執。於是不得不嚴勸懲而挽回之。果能挽回耶。徐而察之。則人之所以向學。獨因有利誘之可貪。威刻之可畏耳。向之欣欣然風靡景從之意。則無復影響。而求人才之造就。是亦事之難爲者也。

雖然。古昔有鄉舉里選之法。非無勸獎。有移郊不齒之典。非無懲斥。可勸而勸之。則不爲利誘。可懲而懲之。則不爲威刻。其在學者。亦未嘗專喜歡而進。畏懲而退。各爲所當爲而已矣。是公私之辨之所在。其有始有終者。出於公也。其不然者。出於私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可不察哉。近世之立學未久而倚席不講。何限。其有以挽回而數十年弦誦弗衰。最爲難得。然謂彼善於此。則可。謂可造就人才。則不可。利誘威刻。以爲教私也。視以爲人事之當然。公也。二涂分歧。其擇不難矣。會津之藩。振興學政。津遣安部井生。就余

問學。生飽學。惇行。固已爲人師矣。而求益不已。與之講學。周年。議論精審。如操戈撥室中。余不復能有益於生。今冬將歸。乞送行之言。余業已傾廩倒倉。以告語之。今將何以副其請乎。竊念會津之興學。三十餘年。政修教行。舉世稱焉。則知與夫恃利誘威。刻以爲教者。不可同日而語。然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是君子之心。雖爲政施教。亦無不由斯道。於是乎書。以資其觀省云。

送野口生序

無書不可以爲學。有書而無暇。不可以爲學。有暇而

無師友。不可以爲學。有師友而信道不能篤。不可以爲學。窮鄉之人。家無貯書。欲借諸人。而無所得。是無書也。私有仰事俯育之責。公有幹辦使令之役。旦夕奔走。是無暇也。世衰道微。邪異塞路。下帷抗顏。行此一鄉。或以誑人僚朋硯友。多損少益。是無師友也。妙齡立志。向道或銳。及中年以後也。世味漸濃。初心隨失。歆慕於聲利。沒溺於嗜慾。日趨於小人之歸。而不能自振。雖有明師良友先後之。亦末如之何而已矣。是信道不能篤也。然則學終不可爲邪。夫書也。暇也。師友也。三者在外。信道之篤否在內。在內者可必致。

在外者不可必致。苟在內者必致。則夫在外者雖不可必致。吾學之成孰得而禦焉。在內者必致。則夫在外者亦未必皆不可致。有志之士豈有以三者之無而甘心趨於小人之歸也哉。諫江主遣其臣野口昭來關左。就余學三年。將歸。欲得余一言。佩服而終身。諫江西海之極邊。無書無師友。主之遣之。將收其財用。則還鄉無暇。即使無以處此三無。則其為學宜由何道。諫江接壤瓊浦。以彼其百乘之富。興學之執。指顧西裔。兼輻立致。運屬文明。紫海最隆。列藩鬻庠。弦誦相聞。貽書命駕。可資啓益。古之君子。學優則仕。事

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可以為我為仁之資。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無往而非學。夫三無者。固非君子之所屑越。況有處之之道如此。非所憂也。吾觀窮鄉之師。一雄羣雌。宴安之心。易生。警戒之意。易弛。故少而壯。壯而老。信道篤者。最為難得。其學之無攸底止。宜也。生志敦而質敏。余雖不敢任師道。而與之講為學之方。則熟矣。生歸而循其方。益篤信道之志。則何患乎學之無攸底止。是為敘。以送其行。

贈言為古賀寬明

為學之要。莫先於為己。為人之辨。苟於此焉不用心。



則雖日講誦聖賢之言。日步趨聖賢之行。徒足以長虛誕矯偽之私。與已之身心。毫無干涉。即使窮年卒歲。矻矻用力。亦何益之有。盍試觀正史之儒林乎。自漢以來。所謂儒者。其業止於言語文辭。不過援典故。議器服。論明堂。考樂律而已矣。夷考得於心。發於行者。或無異庸衆人。而時有甚焉。其偶有嘉言懿行之可紀。亦出於性質之美。謂之學問之效。則不可也。一部十七史。儒林之傳。類爲迂腐之淵藪。哀夫。是無他。非爲已之學故也。至於洛閩真儒出。然後用力於此。亦以此教人。於是乎有蘊爲德行。發爲事業者矣。然

宋元明清。非人人能然。固多不用力於此者。甚至元惡大憝。亦借道學以濟其私。然是非洛閩之罪。此其分岐。在學者心術隱微毫髮之間。舜跖判焉。至其用心之差。日趨於跖之涂。則雖聖人與居。未如之何。況洛閩乎。況今日乎。是學之至要。可一言而盡。吾子豈亦有意乎。古賀寬明將歸乞言。以此爲贐。

題宋搨枯樹賦

河合氏所藏宋搨枯樹賦。雖魚食少完字。神采奕奕。射人。觀贖半扣白紙。亦宋物。使余題此。世之稱做古帖者多矣。吾不問知其不佳。及取視果然。所以者何。

古帖皆今搨。不知其更幾手摹勒。是以氣骨風神。一切脫本。而做者塵土滿腹。求諸形似之間。媚俗眼以售技。故非纖弱。則怒張。愈古愈俗。不可醫已。邵子謂章子厚。必相隨林下三十年。然後可傳吾學。書法亦然。覽此帖者。須參取。

家藏十七帖跋

文化甲戌仲春。河合氏持貽此帖。蓋經由京阪所獲也。于起際恐清人釋文楷字。雖拙有韻致。土屋生云。峽山乃長碕人。今有其印記。或係其舊藏。松雪帖中臨十七帖數札。筆法皆類是刻。乃知係古搨。勝世所

有遠甚。余嘗怪松花堂終身刻苦十七帖。成就一種俗書派。畫虎類狗。使人嘖。余世惡劄。往往以此籍口。豈未嘗遇善本故耶。  
不首題鱸椿亭藏彌陀經碑本。東藏書長和。西人記。我舶載萬安橋碑本。今莫知所在。獨有筑前宗像彌陀經碑儼存。未審來由。或傳彼寄平內府者。其為宋人書。則無疑已。堙沒海鹵之久。壘泐漫漶。殊為可恨。既有修建者。搨本亦稍稍出。其初藩不甚靳重。逮於近歲。禁護頗嚴。非有司監視。則不許打搨。是以遽為難得之寶矣。余向在佐嘉。地與筑鄰。一日半

行可達宗像。而搨本竟不可得。三年前。筑侯延余談。經因乞得之。椿亭祇役對島。經由筑封。囑有司亦得之。使余題言。余與椿亭。初不相謀。各自祈懇。而其得之。則在同時。乃書其所以得。初易而後難。以詔覽者。并使來裔保愛。此本由西來。其書法。與西人題。槩僧書畫卷。今莫味。其書法。與西人。不肯屈膝。犬羊。髡首。膾間。以蹈東海。當是時。可適之地。惟海外。可逃之。法。惟浮屠。識者。必不追咎。其裂冠毀冕。以外叛也。非獨不咎。將滾有取其合道之權矣。余不知異教。亦安能辨。歸化。槩僧之西來。意如何。然

姑勿問。披剝久暫。與悟入生熟。可也。況其書法。往往有可觀。非葫蘆依樣。贗鼎索售比乎。親家白藤子。獲此數幅。於古董鋪。使余題之。

題費瀾圖畫

費瀾別號漢源。係數十年前。搭船清人。善畫。此幅本貼六曲屏在中間者。白藤子與友人。購而分之。故無引首及落印。世之藻鑑家。不能皆九方皋。故使余揭驟駟之名云。

題祇園伯玉葑山石記

客歲伊藤海藏。寄所刻南紀風雅集。索序。余老懶。只

得匆匆涉獵。而中間覺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皇。頊  
頊然驚。檢作者姓名。則為祇南海。當時奎運自否之  
泰。其革路藍縷。光啓南維人文者。南海也。茶山得此  
記見示。其文雖若小遜韻語。而筆路暢達。心畫道美。  
使人欽仰。記中所敘石與地。今之與者受者。皆係備。  
是豈可落他州人手乎。

題爾信畫

向余赴對。與韓客接也。丹邱草場生從行。生有文才。  
傷善繪事。韓客爭求。陸續寄紙絹。發帆之前。至糸日  
廢他事。應副之。是時爾信隨聘使來。余偶得其畫。示

之生。生云。韓畫無汰。不足觀已。其後持爾信畫。造余  
索題者甚多。而無知草場生名者。因意爾信在韓。其  
無聞於世。亦恐倍草場生。況其畫乎。俚語曰。物出鄉  
貴。人出鄉賤。若生及爾信。則出鄉然後遭人鑒賞。大  
發聲價。與俚語正相反。亦可笑也。獨此幅則覺有佳  
韻。蓋其合作。余題數語。非諛耳。文化甲戌。

題子罕卻玉圖

林述齋贊。認為蘭相如。因  
索余題其後。書此塞請。

釣是寶玉。取舍異方。相如覺詐。廷叱秦王。子罕拒獻。  
廉聲無疆。忘身為國。振弱作強。郢書燕讀。猶福黎氓。  
矧比宥坐。非飾壁牆。挹彼注茲。錯迕何傷。多端垂戒。

并仰耿光。

題多賀谷氏所藏費瀾畫

數十年來。清客搭海舶到瑠浦。以六法稱者。爲沈南  
潁。方西園之等。而費漢源最著。雖有後來畫家。無能  
出其右。是幅多賀谷氏所藏本。貼疊屏中間。故無落  
款及關防印記。使余題識。漢源別號。瀾其名也。

題千秋有馬行詩卷

是客歲賴千秋請告。坐湯有馬。遂游京攝。留旬日而  
歸。所得之詩也。藝侯優待壽俊。不煩以載筆之遠役。  
隆禮憲老。使士夫國人矜式。今段又許浴溫泉。容裔

舊僑之地。撫勝奇於今昔。訪儔侶之在亾。於是發而  
爲篇什者。快暢感慨。皆出真境。讀之者。若目睹焉。自  
余宦。蓮幕。多病少暇。無撥討游涉之適。獨有復原  
賜宅之樓。可寄吟眺。而遣懷抱。衝口爲詩。積十餘年。  
至數百首。而景物品題。陳陳相因。心惡其雷同。欲舍  
舊而新。是圖則又墮於艱窘僻澀之蹊徑。無復佳致。  
是雖由才分之譾劣。而其興象局於一樓。數見不鮮。  
執必至此。亦可歎已。今閱是卷。有優游自得之趣。且  
羨且愧。因書其後。

題書畫帖

書畫工則有名。有名則其蹟難得。而有贗作以給售者。拙則無名。無名則無所用贗。工之贗。不若拙之真遠矣。初會津邸監。與多人購書畫叢帖。分之而獲數幀。及其遞職還藩。以數幀歸於丹羽贊政。贊政復裝成帖。索余題言。帖首尾當時應有題識。而分者四散。無由訪問。故作者之年代居里。與所為作之人。皆不可知。今審筆墨氣韻。蓋係明李清初物。頗工可觀。但其人居里及為誰氏而作。槩乎無考。竟為可憾。然此祇所以免贗作之厄。況其頗工乎。

題孔明圖

或求畫者。以龍換山水。因作此圖。以踐昨夢。有記。

天機應手。對容而酬。墨龍山水。夢覺相求。綸巾羽扇。峭壁懸流。得隴望蜀。纏錢揚州。人苦不足。因緣來休。若論合否。往問管邱。

御書物奉行增島君墓誌銘

君諱信道。字子篤。稱藤之助。豐水其別號也。皇祖考諱卓重。無子。養長谷川氏子諱信都為後。妻以女。即皇考也。君甫幾歲而孤。皇妣妙秀孺人。課讀書。資質穎異。加之訓迪有方。是以器宇不凡。君初學涉物氏。既而翻然尊信程朱。又常手校十三經注疏。以為訓詁之學。亦不可廢也。讀史惟務識其大者。不屑屑乎

細事。乃至皇朝正史野乘。涉獵咸遍。自天文曆法音韻算數。至皇朝舊典古言古音。多所闡發。有薦君行義者。寬政七年乙卯。拜御書物奉行。職事修舉。前後四賞。賜金幣。君有至性。妙秀孺人。寢疾。君目不交睫。衣不解帶者。絜日夜。及其器也。柴毀骨立。爲人簡易。任真。亦未嘗踰閑。平居無事。手不釋卷。聞人有奇書秘笈。必親往求借觀。時游覽山野。怡然自適。視世利紛華。澹如也。所著有發字解。國韻譜。國語考語。意考質疑。天文考略等書。其他未脫稟者尚數種。君生于寬保三年癸亥五月九日。沒以文化九年壬申十月

十七日。得年七十。以是歲十二月三日。葬于淺草乘滿寺先塋之次。君娶宮川氏。先卒。實生一男。固字孟鞏。襲祿。繼娶長谷川氏。生二男。皆夭。孟鞏初以蔭爲大御番。轉儒者見習。掌學宮助教。撲爲同寮。克悉其爲人。亦足見庭訓。銘曰。

粹然德器。實席上珍。福之未艾。濟美有人。

三島翁墓碣銘

昔余學於上國也。初到阪。駐半年。獲交混沌社諸子。皆一時之傑。就中最嶷嶷磊落。露鋒穎者。爲三島翁。心竊異之。翁筱崎氏諱應道。字安道。後號三島翁。遠

近莫不知有三島翁。故今以此稱焉。余自阪入京而歸。十餘年又行經阪。因尋舊盟。則向之社友僅存二三。又十餘年行經阪。獨翁歸然。余造其梅花書屋。則欣然延接。議論激昂。不異當初。別又三年。其子弼書來告計。乞銘其墓。聞之驚且惜。湖海豪士無復此翁矣。翁先豫州人。其父遷阪。逐什一之贏。至翁。不憚勤勞。益殖其貨。而閒輒讀書。好義輕財。嘗出貸一戾。藩屬歲歉。償不如約。又爲吏乾沒而亡。戾欲捕治之。翁曰。金無還理。而殛人。亡爲也。卽折券。諸所爲多此類。是以產落。乃改業設講肆。致徒甚衆。素善書。求者接踵。梅花社之盛。可亞混沌。搢入粗裕。買舊宅於江戶壕上。收租曰。此可以白先人矣。翁學多通。如天文卜筮音切之類。就師討究。著有碧紗籠集七卷。草彙三卷。娶荒川氏。先沒無子。妾舉一女。未笄。弼其義子也。有才識。嘗就昌平塾而學。亦翁志云。翁享壽七十七。以文化十年癸酉十月晦終。葬天滿天德寺。先塋之次。銘曰。

踵梅花社之盛。可亞混沌。搢入粗裕。買舊宅於江戶壕上。收租曰。此可以白先人矣。翁學多通。如天文卜筮音切之類。就師討究。著有碧紗籠集七卷。草彙三卷。娶荒川氏。先沒無子。妾舉一女。未笄。弼其義子也。有才識。嘗就昌平塾而學。亦翁志云。翁享壽七十七。以文化十年癸酉十月晦終。葬天滿天德寺。先塋之次。銘曰。

貨之桔人。達者自脫。硯農筆圃。豐收誰奪。貞幹後凋。垂蔭可芟。





皆人之所不堪。此其所以忍耐涵養。成正大之氣。而以為後來忠節功業炳烺萬世之本也。世之羨酣於富豪芬華之中者。所不能知其味。今也節下幸畧親涉此境象。恐可作實際功夫。至祝至祝。瓜期在邇。前日某侯蒙命替番。竊喜披對屈指可待。冬春異常之寒威。老病困憊。至今未安。然粗能支吾。不致廢務。望勿望慮。月之上弦前後。萬花陡發。不依平年風信花曆。知京攝亦如之。伏祈以時珍密。副茲遐懷。

送本多侯序

古昔聖賢教人爲學以立事。自其身心。以至家國天

下。內之動靜云爲之方法。外之禮樂制度之施設。正大精微。苟有志於學者。曷嘗不欲慕而祈嚮之。然世之從事於斯者。費力耗神。建立布置。非不詳然於時矣。徐考其功效。則往往無以異夫不學無術之徒。而或有甚焉。其故何歟。由立心之不實而已矣。惟立心之不實也。故人欲日熾。而天理日微。聖賢之學之正大精微。徒以資口耳。供觀美。無分毫補於己。其不足以充飢。蜀錦齊紈。不裁縫。則不可以蔽體。聖賢之道。不有實心以行之。則不可以收修己治人之功效。道

之。不虛行也久矣。是以君子之學。莫先於務實。蓋人欲之害理。投閒抵隙。千緒萬端。不易更僕數。而畧有三等焉。食色下也。執利中也。名高上也。志在名高者。既無爲己之實心。則客氣銷散。必趨執利。好執利者。無真實用功之地。則人欲鼓發。不能自主。故等雖三。而陷溺則歸於一。陷溺一而生端緒之千萬。至不可得而禁。益治其本。本者何。實與不實之辨也。食色執利。庸人之所耽。名高君子之所失。今以君子待人。則就上者論之。可乎。以賢智自喜者。不能盡人之才能。以聰明凌物者。不能致人之忠誨。聞譽而喜者。佞至

而不知。聞謗而怒者。讒興而不覺。如此而爲學。雖講究唐虞三代孔孟之道。而曉通身心性情之理。研覈禮樂沿革之典。槩乎無益於事。此其故何也。志在虛夸。而無實焉而已。故爲爲己之學者。自內及外。皆求其實。不願乎外。卑以自牧。取諸人以爲善。居晦以觀明。處靜以制動。言不發則已。發輒有物。令不出則已。出輒中窾。譽則恥己之無善。謗則察己之有惡。如此而修己治人。無所成者鮮矣。此其故何也。志存務實。而無虛夸焉而已。可不念哉。神戶本多侯。好學砥行。延余細旃。以肄道藝。今夏將之藩。屈降昌平公廬告

別。且求言芻蕘。老夫耄矣。平素所學。又符於空言。多左實用。求其有裨補難矣。雖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楚材晉用。乃可庶幾乎。竊見尊先猗蘭公。在當時爲名參政。一世文士。亦倚重焉。其才業之溢爲詞章者。炳烺鏘鏗。藝林到于今。挹其遺芳。令矣紹前烈。繩祖武。好學砥行。過此以往。修已治人之盛績。及家國天下者。將有不得辭其責者焉。此鄙言之所以宜已而不已也。

贈本莊生序

程子云。得於辭而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

而能通其意者也。彼稱爲天下文華之域。猶有不得於辭之憂。況於我淳龐尚質之區乎。故欲得於辭。莫若兼攻文章。魏文帝有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此乃不知輕重之言。固爲可笑。我所以攻文章。非以爲大業盛事。不過爲讀書之階梯耳。有人於此。無階梯而欲登九層之臺。非狂則愚。閤室索物。孰若鑽燧燭之之易。我攻文章。所以鑽燭書之燧也。慶元以還。洛閩之學漸行。趨而向之者衆。獨以言語文字之不同於彼。能得於辭者甚鮮。聖賢立言之精微。非可以枵腹粗心求。是以志雖銳。氣雖盛。往往懵於文義。甚

或顯然背馳而不自覺。於是乎強辯拗執。以濟其說之不通。扼腕努目。以求其論之必勝。頭白可期。理明無日。不亦哀哉。故爲學先務。在求通文義而不繆。苟通文義而不繆。則不假齒弊舌焦之勞。自有循循用力之地。洛閩之說。發揮聖賢之道。親切著明。無復餘蘊。果能虛心平氣。聽命於書。則無異於函丈親炙。承其警咳。隨其分量。自有所到。初學欲精文字訓詁。而兼攻文章者。當知字義句法。篇章之律令。輕重緩急。賓主照應之所在。據以玩索經旨。有以見其正大明白之中。有宏遠深醇之意。與夫強辯扼腕者之言行。

正相南北。於是乎修己治人。有真實用功處。又傷涉子史。觀古今人物賢否得失。治亂以擴充知識。博而不雜。約而不陋。則其收功效。與彼穿鑿傳會者。不可同日而語矣。譯者賤役也。然欲對漢人。則不得不先之文章小技也。然欲讀聖賢書。則不得不攻之。此理不難見。而世人不肯畱心。何歟。憚煩也。恐妨功也。然今之穿鑿傳會之煩。倍於審字義。空談無根之妨功。甚於攻文章。況吾文章。非求其必爲相如揚雄班馬韓柳也。要解文理而不繆而已。何難而不爲耶。筮後本莊生。從余游三年。篤志力行。儕輩所推。其學之淵

源出於三宅尚齋氏。學路正矣。然末流之弊。或不能無不得於辭之失。故以此告之。其他爲學之方。則講究三年。傾倒已盡。今不復舉示云。

贈長野生序

客歲長野生之釋褐神戶矣。臨行造余乞言。余諾而忘之。已囑星野生來速之。諾而又忘之。已又寄書見督。於是竦然自慚其老病恍惚以善忘也。則不敢復忘矣。夫宿諾而忘。久要之言。非與人交之道。菴荒至此。豈能記贈人之嘉言者乎哉。痛自訟而已耳。然余之忘此約。亦非無故也。道之蔽於多言久矣。余抗

顏爲師。不得已於人之請。而其言遂多。夫我不能自行。而強言之。則豈亦可望人之恥其言而能行乎哉。言行之不相應。舉世皆然。而人師爲甚。今生仕神戶。亦業已爲人師矣。是宜以求言行之相應爲其急務。不可徒屑屑於菴荒者之言也。忘也者。惰者行也。然因其求之不急。老懶乘之。是或可諉也。而有不可諉之忘。何也。今之爲師者。說聖賢之言。其辯哲。其考確。其說詳。諄諄悃悃。終日不能自已。夷考其行。則行與言相應者蓋鮮。是朝夕言而忘其行。所謂忘之不可諉者也。生勉學敦行。固非忘其行者。然因余之屢忘。

而縱言及之。亦愛助之意也。若咎余以不自責其忘。而戒或忘於未忘之人。是耄荒恍惚之類也。則吾亦可以忘言矣。

送池田生序

高松藩臣池田生。在江戶經年。屢叩余齋頭。見其論學術。析理甚精。而持守亦謹密。視世之譁徒。吻士。不啻如薰蕕之不相容。蓋讚人之翹楚也。今夏將歸。造余求一言。欲充朝夕之觀省。余謝不敏。不可。因思致愛助之意。而未之有得。迫就涂。亦見臨。會瘴暑謝客。則致殷勤於將命者。并速贈言。不容復辭。今學之弊。

有禁博學作文。又有止於博學作文。禁之者游談無根。郢書燕讀。止於此者。資口耳。而外身心。胥失之矣。夫效先覺之所爲。以求知之行之。皆學也。學豈止於博學也哉。文章乃通經傳之階梯。雖不可廢。而其用淺。今以階梯爲堂宇。不知類甚矣。豈足以爲學乎。學問之事非一端。而讀書居一焉。多識前言往行。多聞博學之訓。相望於聖經。而大學格物最初用功之地。程子首以讀書明道義。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爲言。若非博學。何以明道義。論古今哉。觀子路何必讀書爲學之言。見斥於夫子。則古者以讀書爲學。可知。

也。特非止於讀書耳。夫止於博學作文者。識趣淺陋。不足深論。至禁博學作文。則名崇正學者。或蹈其轍。是不可不辯。後世無洙泗洛閩之聖賢。最宜以聖賢之書爲師。古今治亂。亦原諸書。若惡世之資口耳外身心。而不讀書。是因噎廢食也。不通文章之道。則不能得聖賢之意。在我。不邦。文字語言之異於彼者。則爲最甚。若惡人之不知類。而不作文。是懲羹吹虀也。生於世學之得失。業已知去就。則歸而求之。自不迷其方。然菴言煩絮。不能自己。則欲生立讀書之課。以經爲本。輔以子史。以其餘力學作文辭。如此而專心

致志。期以歲月。其有所造詣。可必矣。或曰。生非所謂儒家。外有奉君事長之職。內有仰事俯育之責。恐不暇專心致志。如子之言。余曰。不然。董遇有三餘之說。生豈不有三餘乎。余亦嘗患多病少暇。不能專精。及舒究之。則日用應酬之間。無用之談。不急之幹。動作思慮之可省者甚多。沙之汰之。易以爲讀書作文之畧。綽有餘裕。然此非曾用功於斯者。則不能知。生立志之篤。必將得暇於此。不唯三餘也。

近思錄集說引

自余濫典昌平教事。以雙日會講洛閩諸書。循環數



周客冬復爲近思錄開卷。至今秋末徹編矣。蓋彼中學者竭力四書。以應科舉。往往不暇致詳於是書。四書未疏如牛毛。而是書注解則寥寥。其可助講習資啓發者。亦最難得。學者病之。故今次與諸友約。使其先會期。熟讀朱集語類及宋元以下諸說。抄出可纂入注解者。挾以臨席。旋加商訂而編之。造成四卷。名曰集說。朱子不曰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乎。彼其鑽四書而忽是書。雖自謂能升堂而造閫。吾弗信也。世又有藉口是書。高談性理。而無下學之功。反近思爲遠思。均之失。朱呂二先生輯是書之意矣。學者所宜察也。

疾隙七游詩引

余患腸癖下血。五十三年。中歲以後最劇。數年前與山形侯要人押田六話。及之。六曰。吾先君但州刺史。累如貴證。必啖魚生而獲安。吾非知醫者。然每君疾發。輒責辦魚生於庖人。是以知其經驗。子盍試之。余謝其見誨。而心竊念自罹斯疾。醫家皆以生冷物爲大禁。不以魚生及鮓向口。將二十年。其患猶且如此。證有陰陽。體有虛實。恐不可一槩而施也。不果用其言。至客冬。食菽乳養脯。而疾大發。溏瀉亦不已十旬餘。入春沈綿。百藥無效。至是思押田之言。且疑且懼。

既而又自奮曰。即以六尺軀爲孤注。有時乎不得不爲。況世之所同嗜。縱使不利於疾。亦不過數日委頓耳。乃食魚生盡一碟。卽日瀉止。明日血止。猶疑其或變他證。以至奇窘。因質諸多紀典科。則曰。此所未試。然本草魚生魚鮓下。皆載治瀉及下血。則自古有之也。余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於是朝夕充膳。其效益著。并無便祕虛坐之患。若不食之二三日。則舊證復稍稍動。登時食之。則勿藥而痊。此豈古食醫之所傳邪。何其神也。余雅好游涉。病動則不敢出門。是以諸邱園之佳者。約借賞而未能踐言。往往

有之。今茲病愈。三月至七月。得屢屢出游。以償宿願。亦希覯之適也。因歎不幸不早聞此。耗精撒血。忽然至摧頽。而折算亦不知幾多年。嗚呼。逝者不可追也。猶幸遲暮聞此。夫衰晚之學。古譬之夜行之燭。及其未燼。亦可資照用。而卉石林泉之緣。亦未遽告絕。所獲不亦多乎。故錄春來諸園所賦詩。名以疾隙七游。疾粗平焉。而謂之隙者。老病之憊。未可必終痊。且防夫稱樂太早。絕鼎系也。

吞山樓記

人之里居。祖先所貫籍。無塵囂之雜。而有風俗之美。

田園之入。足以裕伏臘之用。近市之貨。足以供周身之須。山秀水清。足以備據梧之觀。長林曠野。足以取散策之適。鄉友足以講習。禽魚足以弋釣。撫遺愛之卉石。享餘慶之福澤。是仲長公理之所歆羨而詡稱。豈非高士之所願也耶。并之數者而有之。可以悅生。可以盡年者。金井生吞山之樓爲近之。生上野州島村人也。挾策游敝塾三年。天姿溫雅。有俊才。而好文辭。所學驟進。爲倫儕所心儀。歲中將歸而幹家蠱。出其家吞山樓圖。乞余記之。審圖。樓之四至。皆名山川。南爲武甲秩父諸峯。以其形勝悉入樓。故命此名。山

與樓相距百餘里之中。皆沃行地。竹樹村落。蔽虧隱見。烏川之流。發源於榛名妙義。既而分爲兩股。復合爲一道者在其間。樓於雪月雨暘皆宜。而於夕霽最宜。東則筑波騰翠。然後蜿蜒起伏。接於日光山。西則碓氷之山。鬱然蟠踞。而朝熊之嶺。奮躍出於其上。臨左右巒巘。有孩撫而埤視之。執利根之川。浩蕩滂瀉。橫亘其北。烏川東迤入於利根。以達於江戶。糧艘商舶。風帆上下。無有虛日。百穀萬貨。不假夫擔馬馱。輻湊而填溢於此。故邑里之間。無復用匱價沸之患。地雖僻乎。距江戶不過二日程。日光闕宮奉幣使往來

之孔道。屬境村。境村與島村相違咫尺。侯伯縉纓與  
駕仗隊。經由歇泊。歲不知幾次。河潤九里。聲光霑被。  
故其俗朴而不鄙。文人韻侶。吟朝雪月。搜剔巖壑。踵  
繼武接。來問涂於此。故其風質而涉文。自祖先卜築。  
至今蓋百有餘年。役使佃戶雇工。收廢著耕獲之贏。  
飭躬裕家。世世得善人之稱於鄉里。暇則撫流峙之  
奇。尋邱壑之幽。于于魚魚。以適其適。遵奉遺誡。不蹈  
世路之嶮巇。爲計得矣。貽謀臧矣。然里居之喧靜奢  
儉。皆外物也。君子之擇里。固欲去喧奢而就靜儉。而  
身之所遇。有時乎不得所欲。則行其所當行。而泰然

處之而已矣。外物所以奉身也。客也。心所以宰身也。  
主也。故此樓之所重。則在居者之心。而不在樓。今記  
此樓。請以樓喻。樓之觀雖廣敞。設使一樹枝一堵牆  
之障蔽當其前。則千仞百里之山野。不可復見。我心  
之光明如日月。廣大如天地。不啻如此樓之觀。設使  
好名貪利之穢。翳於方寸之地。則橫目所見。顛倒昏  
迷。皆足以疚已。當是之時。所以奉其身者。雖有王侯  
之富。而極天下之美善。無分毫之益。況其下焉者乎。  
心無障蔽。然後樓之廣敞。可得而樂。吞山之實。於是  
乎可以副其名矣。不然。則吞山之名。大而無當。往而

不反。奚取於斯樓。

裕軒記

裕者。衣物饒而有餘也。其施於事。則精熟諳練。恢恢然有餘地之謂也。今夫從事於曲藝小技者。其始也。心粗手顫。動多拘閼。及其久也。得乎心而應乎手。惟其所向。莫不如意。是所謂裕也。曲藝小技且然。矧於學乎。孔子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樂也熟也。胥裕之謂也。古之善學者。惟務自得。不願乎外。造次顛沛。未嘗不於是居之安。故行之易。和順內積。故英華外彰。是以措諸家而家。

理。措諸國而國安。以處庶政百務。莫不悉得其宜。書不云乎。垂裕後昆。嗟夫。不獨裕一身一家一國而已。至以貽裕後嗣子孫。古之人。其信有不可及者耶。抑裕之爲道。未可一蹙而至也。必也磨礪修治。以祛蒙蔽之私。淬濯澄治。以遡高明之域。雖有憤悱之困。且苦。不慚不沮。不怠不遑。日新而月將。然後可庶幾矣。若夫胡廣以依阿取容爲中庸。王導以憤憤不斷爲達時變。此似裕而非者也。此又是非真僞之不可不明辨者也。堅田世子問所以名軒者。予名之曰裕。旣又見屬以記。堅田侯參贊太政。聲績輝赫。世子克似。

續世美。夙有令譽。斯固足以度越一時。而式茲百辟。予猶願其更涵養擴充。饒裕其德。以比蹤乎古人。不欲其止於度越一時而自足也。故爲釋名軒之義。若此。請以是爲記。

題栗翁濱館詩

吾儕小人。無消暇之地。則時或借豪貴園池之佳者。以寓游賞。方其欣暢。莫不詭曰希覲之大觀。今展栗山翁柴秀恭陪濱館詩卷。殆類子虛烏有。二子聆此。是公陳上林之盛。愀然改容。超若自失。梁簡文華林園翛然之致。卻引濠濮以自況。顧夫二子之自失。簡

文之自況。並未免繫於有待。此宜付鵬鷖小大之各有自適耳。高井君官摯御。當日目擊柴翁恭陪獻詩之榮遇。因請翁錄詩。稍裝成一軸。藏於家。今茲乙亥。託其親家散木君。轉求樸題之。樸亦嘗見翁自談此事。屈指其游岱。今九年矣。焉得無槩於懷。於是乎書。

題中神主簿所藏畫

費瀾畫幅。舊係不知何人家。貼六曲屏風者。罹回祿。失其半。僅救中間三幅。故無落款。中神典簿嘗得之。與鈴木多賀谷二子分之。各藏其一。先是二子使余題之。而其幅並有燬火蘸痕。不可洗除。獨典簿所收。

為無瑕璧。尤可寶也。費瀾別號漢源。數十年前。搭舶來瓊浦。畫名籍甚。具眼者望而辨識。固不待姓名印記。然世之藻鑑家。不能皆九方皋。是以揭來由於此。

題河村翁寫照

脫灑哉翁。出奧之鄙。刀圭混迹。縣壺都市。游京蜚譽。攝籙試技。衣我其衣。以酬起死。芒屨搜剔。涉遐若咫。心摹手追。傳神山水。山水清目。孤竹洗耳。鴻冥難弋。高標誰似。

精里三集文彙卷四

精里三集文彙卷五

丙子彙

與四十宮生

久不聞問。方與土屋生等言之。忽接三月間所寄書材。蓋阿人之臬。殆欲為殷洪喬矣。然吾肥人耽閣我家書。動至索月。諸健步輩。皆屬靈兒管轄。而其慢如此。何咎乎阿人。所患嗣後所發書。亦復爾爾。使人不得聞近況。因使那波生訪搜阿邨。杳無影響。奈何奈何。玉澗碧海想平安。皆不得信耗。遠想無已。望面次致意。夏間筱生聞赴稻藩相宅。畱數旬。不知與諸子



相晤否。和氣生假伴讀。及攝謁者。故移住本邸。然不妨時時來訪。幹余事如土屋生。恐所欲聞。故及之。千秋以二月游岱。想已傳聞。拙書應副。依舊慙拙陋。聊以寓采葛之思耳。卽辰秋熱自慶。

示澀谷生

生資稟和易。有文才而失於柔。易入懶惰。向邸試。屢落孫山外。蓋由平素欠專心致志之功。故臨時忽忙應副。雖左國近事。亦失照管。不記省。是以讀書非不多。詩文非不通解。而居然致不利耳。試之得失。固不足論。蓋盡人事。而猶蹉跌。則命也。君子當安於此。但

欠專心致志之功。則於人事有未盡者。況生業棄方技家學。而不肯爲。則不得不用困勉百倍之力。以致其身。慰安二親之心也。而案歲趑趄。豈可恕於此乎。前日特課生以通鑑諸書。生自言。旣讀到李唐。昨夕試叩漢魏六朝彰著事蹟數項。茫如墜雲霧。可以見因循鹵莽。依然舊態。使余憂悶不能眠。今戒生須更提撕抖擻。使精神不至昏惰。則以生之所學。魁平白易應之。邸試何患不若俯拾地芥哉。夫以試之得失。汲汲嗷嗷。有似垂涎名利。亦可醜也。但以生雙親期望。一重負擔。不可拋擲。而於人事有未盡者。故不得



已而煩絮告示。望生留意。

復飯田生

得告。茲審椿堂獲請就休閒。爲賀。但不無著代之感也。替職後。奉上接下。須加意勤恪。固不待鄙言。如其來顧。則蒞仕之優耳。損惠二物。荷盛貺。今當戶迎新。恐皆係所需。蒙輟而見餉。感與竦拜。統須面謝。對客揮筆。殊草草。撲白。

送川副謙序

人之有耳目鼻口四者。所以濟其身之用。而心爲之主。四者各有所司。而不能不流於欲。心得其正。則能

爲之主。心失其正。則四者之欲。反以役其心。而無所不至。所謂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心得其正之謂也。是豈有貴賤貧富之異哉。然貧賤之人。物力不給。處執不便。一不安其分而妄動焉。則禍罰立至。故其欲易克。其悔易生。至於富貴之人。則不然。自衣服飲食。宮室妻妾之奉。凡百所意欲。皆可指顧而致。是以其欲難克。堂陛之分嚴。上下之情不通。民之休戚祝詛。多所不聞知。是以其悔難生。故嗜欲之盛。或至若火之燎原。水之滔天。吁可懼也。爲其臣下者。不幸處是之時。固不可不盡撲滅抑導之力。然傷物已多。成

功至難。不若及火之始然。水之始流。使其早悔而速克。亦不若使其無石火涓滴之端。是正在侍御僕從得其人。侍御僕從得其人。在侍御僕從之長得其人。長得其人。則其僚彙征而輔導之功。不患不立矣。所謂侍御僕從。因匪正人。所謂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則王孰與爲不善。謂此也。自世道衰。柔邪多而剛正少。趨走聽命於富貴之人者。往往不能引君而當道。而能逢長其惡。天之生民。古今一也。後世人君之質。豈皆不美哉。賢聖之君。古多而今少。何與。心役於物。而淪胥莫拯而已矣。余是以屬意川副謙云。

謙事荻侯於離保母之手之時。任其輔導之責。進爲侍御長。侯客歲甫成童。才穎學進。初謁幕下。聽藩政。聲望歸焉。是雖其天質之美。而輔導之功。亦不可誣也。侯今歲將之藩。謙造余索贈言。侯之知見日闢。應接日多。則稍有物之誘於外。過此以往。其果無石火涓滴之端乎。抑有之而早悔速克乎。君子懼治世而危明主。則夫石火涓滴之爲滔天燎原之物。所宜警懼也。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況其首涂乎。今之相告。莫要於此。於是乎書以贈焉。

雪香庵記

雪無香。而使其香者。梅。卯不必梅也。譬諸色裏之膠。青。水中之鹽味。至於人之有韻。亦是物也。迂郎監襟。度洒落。善書法。好茶事。以消清暇。乞余扁茶室。余素挹其風韻。故命以雪香。并記之。

入三 三日清音亭雅集記

仕者之在城府。可以與一時之偉人才士周旋。而巖居川觀之樂。則闕焉。隱者之在山林。可以享巖居川觀之樂。而難與一時之偉人才士相接。是仕隱之各有憾也。吾蘇門山村君則不然。君爲旭將軍之遐曹。而世居福島。掌重地。關要之鎖鑰。食大邑。擁衆兵。費

宇雄壯。矛戟森耀。據險隘。而誰何。隱然一大鎮將。方是之時。以山林爲仕涂。及致事而就閒也。時時來江都。賜宅。玩林泉。撫光景。延儔侶。而談詠。方是之時。以城府爲山林。與世之仕隱正相反。集兩樂。去兩憾。人閒清福。何以尚焉。然此以得於外者言之耳。設使存於內者。未免繫於物。則得於外而可喜者。未足專恃。夫身江海而心魏闕。則地雖在窮谷。複嶺之間。其封邑之富。臣僕之衆。或適足以供其嗜欲。而爲奢靡驕惰之資。雖既就休閒。而混紛華之區。託豪貴之叢。則或薰染執燄。歆羨貨利。可以躡晚節。末路者。何可勝

言蓋君子有存於內而不可奪故有以制物然後仕  
隱顯晦隨我所遇莫不暢達趣致允愜事宜至於在  
山林而無褊陋闇習之病在城府而無競躁汗鱗之  
繁則豈淺中弱植者之所能及也哉君學明行修自  
承家嗣職恩威並行聲隆隆興既致事復起陞尾藩  
相政蹟赫然倚賴方殷又引年力辭獲允然後往來  
江都文酒會友以娛清暇觀君之仕隱顯晦處之各  
當其可綽綽有裕則存於內者可知矣今歲三日引  
羣賢於江都賜宅之清音亭以擬修禊余亦見齒及  
偶以疾不赴而盛意未已越二日再辱寵招至則見

向之竹欄幔亭廚船標榜依然未徹因追味清賞拈  
韻賦詩移席罄歡畢景而歸遂使余敘其詩卷於是  
乎書如其造意鋪設之巧俯仰舒懷之適則有君敘  
及諸子之文辭模寫盡矣故不復贅

魏芒慈母贊

并序

會津藩相西鄉氏寄示一幼女所描圖徵余贊聖賢  
垂戒女及日乎閨門之內織紉是務酒食是議無父  
母詒罹以篇詠筆札傳播于世非其所宜也故余每  
值人以閨秀文藝乞品藻者必麾去之亦所以存教  
也今此幅亦在所當拒然不得已於西鄉氏之懇所

圖又有益風教。非如花竹翎毛可徒供觀覽而已。乃破例。疥數語於上頭。而勸善之語。亦不似以詩。嬌養稚女。顏如舜華。愛或失教。奈驕悍何。仇視異腹。毒螫備加。置堇掇蜂。長舌紛拏。賢哉苙母。恩義治家。前妻五子。頑率不和。忤而益慈。訓誘撫摩。比其所生。恩勤異科。其一犯憲。陞犴荷枷。母也羸瘠。憂懼無涯。至誠上徹。赦脫網羅。其究八子。竝駕命車。行善食報。重稠匪奢。鳩鳩平均。其德無差。鑒斯丹青。千古豈賒。

辭賦偶記

蘇轍

蘇轍

蘇轍

蘇轍

程子性論。朱解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學者往往惑

之。屢見質問。故分析如左。

人生而靜。至不是性。

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人物未生之時。只可謂之理。不可名為性。○案此謂人墮地之後。此理落在氣質上。所以纔說性時。已不是性。

朱子曰。性者。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案此蓋謂人生而靜以上。當謂之理。生而靜。即生下。來謂之性。纔說性時。已不是性之時。則本然之性。似無可安頓之地。故曰。性者。性而已矣。云云。然則方是時。無復本然之性耶。曰。下文云。是理天命也。

以下。明本然之性。固已完具。此段生下來謂之性。則皆指涉氣質者。人生而靜。生字。須著眼。生之謂性。卽有氣質夾雜。非復本然之性矣。然非此外。別有本然之性。猶之下流。雖清濁。其本皆清。苟澄治之。則元初之水也。余舊說以性者性而已之說。爲異於人物未生之說。今悟其誤。○朱子答王子合書曰。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卻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

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也。此言可謂明白。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亦有異說。今并論之。

朱子引程子曰。善惡皆天理一條。以解之。○案此義。蓋謂仁流而爲姑息。義流而爲慘覈之類。皆其過不及使然。設使性無仁義。則姑息慘覈亦無因而生。譬之水火。然火能煖物。熟物以養人。其害能焚人。燒屋。以至燎原。不可撲滅。唯其有炎上之性。故能養人。亦能害物。害物乃過不及之謂也。水能潤口腹。供濯漑。其害能溺人。蕩物。以至懷山襄陵。

下民昏墊。唯其有潤下之性。故能養人。亦能害物。害物。乃過不及之謂也。人之性亦復如此。有謂其人狠戾暴虐。悖人之性者。亦不可不謂之。狠戾暴虐之性。就見在而言之。非別有本然之性。見在之惡。卽是氣質之性也。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如此。此說誤認程子之意。不可不審。

題成齋先生書挂幅

是福島君所收。成齋西依先生真蹟也。憶昔仕榮藩。行役經京師。因獲訪先生於若州小濱。先生歡迎就坐。未及敘寒暄。指背後摺疊屏上自書唐詩曰。有一

新話。吾今年九十四。屢應請寫字。遂覺書法頗進。子以爲如何。其益壯乃爾。此幅則其六年前所書。豪放自如。無衰頹氣。無或也已。文化丙子雜日。古賀撲題。

題韓人皮生帖

辛未津島受聘。余晤皮生。稱其書學董容臺。而能脫纖弱輕佻之習。皮方愧謝未了。製述書記等牆進。寫字官卑。逡巡避太。不復見矣。蓋彼中書法。從前爲松雪優孟。使人厭惡。辛未來者。正副使。則襲故態。而製述以下。則往往步趨玄宰。清國主多模倣玄宰。韓業爲其屬國。納歲貢。字畫亦不免倣顰也。耶。江口生得

此卷。寄示索題言。前面楷書最可觀。後扣行草。則纖  
佻有習氣。前年拙評。爲得半而失半。是可笑也。

墨池堂帖零本跋

近歲墨刻。價值踴貴。矜佩之流。苦其難得。余濫竽教  
職。恩許購收市舶司西版書。故薄有藏帖。清暇臨  
做。僅存芟痂之僻嗜。而精亾耄及。不可復希其寸進。  
今茲準例。購得墨池堂全帖。家儲素有松雪黃庭洛  
神等刻。乃墨池零本。至此成重複。因贈諸吉根二生。  
使其鬪取各半。資其進步。聊濡沫同好云爾。恨未能  
鼓鬻躍鱗。相忘於江湖也。

題高德像

方衰亂之運。君臣大義。不在搢紳。而在武夫悍卒。不  
在畿甸。而在遐陬僻邑。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可得  
而磨滅者。非時地之所能限隔。如備後三郎是也。

題長井浦記

備後州長井浦。有絲崎之勝。余往來鄉州。取路山陽  
屢矣。其行皆以事故。貪程冒進。或以夜過。則不知爲  
何地。雖以晝者。知爲絲崎。而不暇總玩。旣而有辛未  
赴對島之役。則公程差緩。得總玩於此。乃知其勝冠  
於山陽。而恨未及考山經地志。然爾後與人談勝槩。



未嘗不首屈指絲崎也。藝藩湯淺子亭。得長井浦記一冊。寄示索題言。余閱其圖。及所考校。始知有御舟泊處。艫井陰火之奇。登於記乘。詠於國雅。歷歷可徵。因嘆向之屢過而危失。而未之盡。又喜得此冊。而聞其詳也。山海之勝。古顯而今晦。里人行旅。涉其地而不知。知而不玩。玩而不詳。若余者何限。大凡勝區。近畿易顯。遠地易晦。夫巍峨浩渺。終古如一。而顯晦則係乎時。與地。使晦者顯。則存乎其人。此非當其時。居其地。搜訪而發揮之。則不能也。然則子亭之恐勝區之將湮晦。而求言於四方。而及余。亦安得而拒焉。

題山水圖  
余嗜山水之游。而足目竝有疾。疾與嗜。相爲敵讎。以至絕意登臨。於是不能不寄興於臥游。凡山水之圖。有模真景。有取意匠。所由來異。而供臥游則一。余業已不能涉勝區。則唯求其高闊幽邃者。以自娛。不必問真景。與意匠如何也。況意匠未必不勝真景乎。拙手之真景。譬如清冽之源。而流乃污濁。非可濯湘。工手之意匠。譬如寓言之妙理。可以開悟襟靈。此幅南紀介石作。其僚藏之。菊池賢弟轉寄。索題言。繁日展玩。知其取意匠而工者。天機流動。風韻逸發。使人形

神翛然。在嶺靄湖光之間。因念禮尚往來。今既享樂於此幅。不可以無謝之。於是乎標其首。拜書數語而還之。

題詩仙堂卷

詩仙堂詩畫成卷者一軸。藝侯誓御長澤。宜喬所藏。寄示請題言。文山事蹟。世莫不聞。加以竹洞伊川題跋。劍駿之遇雷煥。孫陽藻鑑論定。無復容喙。是亦可以已矣。而猶不已。以有斯請。何歟。宜喬之言曰。當時文山製三十六扁。揭諸壁上。更別裝此卷。以便檢閱。其後有故落吾手。而自敘中宦游西州云者。卽我藝

也。則藝人之獲此卷。最寶愛之。不爲無由。余昔游京師。詣詩仙堂。見山麓數椽。歸存二百年。其高風逸韻。能使後人保護修葺至此。爲之盤桓而不能去。今展此卷。有槩於懷。并以塞白。文化丙子季夏。

臨書松雪洛神賦跋

右松雪洛神賦。余爲筑後本莊生臨書。子昂仕元。而書畫妙絕。世之題其書畫者。往往誌其出處。殆無完膚。甚或并其蹟而唾棄之。書雖云心畫。亦一藝耳。故朱子做曹操。不以爲嫌。吾唯欲六泐之佳。猶之室粟之來由。不必辨其出於伯夷盜跖。然後享之也。余家

藏法帖。晉唐以下名賢蹟。幾乎二百本。而摹刻竝不精。其可臨倣者。不過二。三。子昂洛神。亦其一焉。故漫臨以應其請。子建感甄。亦獲罪名檢。則之筆之文。恐來議者之口。所以跋數語。若曰不然。則頃歲舶來。有人帖者。購求摸倣可也。但謂六法何。丙子新秋。熟甚。窻下精里。撲并識。

墨本跋

此米萬鍾書也。當時稱北米南董。又以邢子愿配玄宰。而曰邢董。而米邢竝遜董。是帖米自書游龍背洞詩。而有跋語。蓋西商截本後首及跋。貼玄宰落款。以

求售。殊不思米雖不逮董。其蹟甚難得。物以少爲貴。則此反應邀厚酬。奸商恃人之眼中無珠。以真爲僞。枉取折閱。可笑也。是帖尾人所鐫。以餉土屋生者。因告生速報尾人。使其搜求完本補刻之。不終爲姦商所謾。

題圖書編闕本

文化丙子陽月。購得是書。其第一至第十。及末尾卷皆闕。乃借尊經閣本。欲謄寫補完。而見所闕卷。係六經說及大極圖義之等。曼衍支離。無所發明。其談心性。大抵出於餘姚之陽儒陰佛。適足以燻亂後學耳。

目。未卷字解。亦見諸類書。豈可煩書胥而混架插哉。故不復補足云。

登阪周齋翁墓碣銘

余識周齋翁於其致仕後十餘年。見善啖健步。無衰懶氣。以文化乙亥三月二日沒於藩邸。葬銀臺興禪寺。享壽八十三。娶某氏。無子。以從子某爲後。某狀行實。來乞墓銘於余。翁年十八登仕。剔歷封內外職。凡五十二年。賞賚增秩數次。祿至二百石。班至番頭。襟度瀟灑。善撫其下。皆懷恩意。請止其退休。因亦以此見褒。翁名秀雅。字顧育。氏登阪。法諡有樂。周齋居士。

銘曰。

其所不屑。藥糜扶持。存心愛物。盡年熙熙。

其下不似與於林林之心交物宜平與與  
其下不似與於林林之心交物宜平與與

丁丑稟  
與野村君玉

昨游足爲復原遨頭。但廚饌過美。竟日而飯羹之設  
至三次。陳器過八簋。費撓非小。使人踉蹌耳。蕪作改  
定清寫乞政。質無鹽矣。刻畫徒勞。朽木糞壤矣。彫巧  
益索人目。奈何奈何。別揮深一首。塞押山請者。望俟  
便投寄爲禱。渠雖窘簿領。猶不忘懷風月。較可嘉尚。  
故應副云。便了殊桀驁。恐非子淵僮約所能鈐制。大  
抵府下頑習。如一邱貉。其出鄙境遐藩者。時有鈍朴  
未鑿混沌。君益謀諸福島邱吏。恐或可得走盤珠也。

千秋賴君墓碣銘

君諱惟完。字伯栗。一字千秋。姓賴氏。通稱彌太郎。其先備後三原人。至高祖道圓君。始徙魏州竹原。曾祖以下爲農。考亨翁君。娶道工氏。以延享丙寅六月晦日生君。君夙慧。能作韻語。年十九。有疾。尋醫至大阪。遂以考命畱求師友。寓江戶港。授徒爲生。阪有混沌社。君齡最少。而與敦槃之盟。是時得洛閩書而悅之。會尾藤二洲在阪。相得而講究。天明辛丑冬。藩辟爲儒員。時初府學。君定學制焉。癸卯秋。赴江戶。伴讀世子。嘗因見餅插麥莖。進言。穀民之天。不可供玩。其納

約類此。嘗上書言輔導之要。公覽書。方夜召君。世子與傅皆在焉。公呼君前曰。所陳可謂盡善。嗣後宜以此從事。世子已冠。學益進。博覽羣書。而其業一依君指導。伴讀凡十一年。藩制東役歲受代。君拔例多在東。公老。世子襲封。然後東觀往來必扈。至甲子冬。告疾乃已。藩邸之初學舍。自君發之。其規制如府學。至是作學統辭。其畧曰。或謂聖學之大。不可局一學。譬若武事。弓馬劍槍。數家竝行。何爲不可。曰。武事固數家。及整旅行師。其帥一而已。然後弓馬劍槍。可各奏功。苟有數將帥。一金一鼓。一前一卻。則一敗塗地耳。

豈能行師哉。若夫理民理兵。水利筭數。詞章訓詁。各有所長。是弓馬劍槍也。程朱之學。本於人倫。本末兼該。傳之無弊。而爲學之統。是將帥也。安得比而同之耶。此吾公之所以崇程朱而斥異學。誠使教者體之。學者奉之。則一道德。同風俗者。將於是乎在焉。蓋後此莫敢議更制云。初仕俸三十口。累增至三百石。初班近臣。累進至比徒軍將領。素以方正見憚。有一弄臣。常戲調諸臣。公曰。逢賴某。亦能如此耶。宴見。則呼以先生。弗名。自癸酉冬得疾。中使屢存問。遂不起。年七十一。實文化丙子二月十九日也。葬于城東南安

養院。君性格峻整。雖妻子。未嘗見其有情容。而恩義自能結於人。若藩邸教下小臣。藤田雄佐。年七十五。聞君疾困。請急。走二千里。來侍湯藥。助羹飲。是也。君最重器祭。及疾篤。先考忌日。猶易服端坐。以竟祭。君有二弟。長惟強。字千齡。次惟柔。字千祺。千祺後君登仕五年。亦擢爲儒員。千齡隱於醫。考志也。兄弟自相爲師友。親愛篤至。當栗山二洲諸博士彙征。唱業於上游。而君與竹山拙齋諸子。聲氣相應。世人稍知向正學。庚申秋在東。奉大府之命。說書昌平學。及還賜物。壬戌東役亦如之。君詩文典質雅馴。晚益嗜之。

良辰美景。命酒鬪韻。或杖策出游。必有篇詠。其書弱冠學陶齋。既而益工。自立一家。余嘗答韓客問我邦人書法。稱君爲當今第一。自信非過許也。君別號在阪曰春水。在江戶曰霞崖。其自警者曰拙巢。曰和亭。著有師友志。在津紀事。負劍錄。其他數種。所輯亦數種。皆藏于家。配飯岡氏。生三男一女。長男襄以疾廢。二男亦夭。養千齡之子元鼎爲子。亦先沒。有遺腹子。猶孩。襄之子元協。以嫡孫承祖。女適藩士進藤彦助。君沒之明年。其子弟合辭。寄狀來乞銘墓。君之交游。賢豪滿天下。此非不文。若余者所敢任。然余昔聽熒

餘姚游京阪時。與諸子論學。不合。久之得舍耶趨正。亦諸子之賜也。君諸子之一。而其契最舊。義不得辭。銘曰。

華國以文。罕殺其實。養正展效。有澤洋溢。循規蹈矩。妙及詞筆。衆言靡爽。稱贊難匹。舉大略細。視我銘述。



精里三集文彙卷五

精里先生無著書其無著書也非無  
著書也其立志高大踐履為實加之  
督學政教導生徒未遑暇著書也且  
忘世之膚淺者輒著書災棗梓也嘗  
曰所病於今人不喜讀書而喜著書雖  
好名之弊所致抑亦不思之甚也哉身孰  
斯言久因思儒之賤於天下而與鑿巫為

精里先生無著書其無著書也非無  
著書也其立志高大踐履為實加之  
督學政教導生徒未遑暇著書也且  
忘世之膚淺者輒著書災棗梓也嘗  
曰所病於今人不喜讀書而喜著書雖  
好名之弊所致抑亦不思之甚也哉身孰  
斯言久因思儒之賤於天下而與鑿巫為

鄰者源其所由来以其好空論而少成  
功慕虛名而後實行而著書之多宜  
判其優劣嗚呼儒之迂腐亦甚矣丁丑  
五月 先生溘焉捐俸歲輩俛然如  
瞽之失相然人雖隔幽明其言猶新能  
崇奉其言則庶幾不失其道焉先是  
侗葺君居誓也校 先生詩文上梓至小

祥而成是為初集二集抄今茲其三集  
者六就緒財畢三年之喪而其餘刻  
成可謂能繼續矣世人輒寒酸視儒而  
侗葺君傾囊竭儲不顧其後而所得如  
此者雖侗庵君孝義之所致亦  
先生遺澤餘教之所逮非耶與世儒  
無行不能理其家身朝死而子暮盪

家資以供酒色之費者何其黑白判而霄壤懸哉傳曰身脩而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由是觀之則先生之德之文之經世可推而知也其既不為著書而均後詩文之可傳於不朽者若干整繡梓出其子弟思慕之不能已則其學識之正大高明不屑於名者亦可推而知也

又因足以啟世之膏淺喜著書之病矣至其品藻詩文則世必有知音而能辨洋莪者冰黃吻如哉者所敢也哉無似宜默而迄今免於罪戾者實賴先生耳提面命之力倘萃君亦知哉如此使題三集後哉能敢不畏僭踰之謂然先生之德不可忘而樂附名於彙

後禮是乎言

文政己卯五月 受業 吉田穡謹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先君子遺文三集校讎卒業將  
上木季擘馳書求跋於燾燾及  
事先君子於藩乃白燦髮熟聞  
王父母君及先孺人之言先君  
子少壯時以武顯既而慨然有  
志於聖賢之學藩風右武文教  
未洽乃有學焉亦往往治護園

諸子之業至於唱宋學者則側  
目而視先君子初從事餘姚之  
學既悟其非專心乎紫陽庶柱  
急流挺然弗顧其初也抱英邁  
不羈之資將以經國事業自見  
而講學之久仁漸義摩圭角自  
磨和順充積然而深耻以世之

所謂文人儒生見稱每語人曰  
學也者將脩己而治人也何暇  
終身矻矻攻文字乎我及仕  
幕朝其持論亦猶在藩時也願  
獨以餘事攻詩文而其所造詣  
自不可掩故以文辭稱先君子  
者固非知之者也而獨以經學

許之者亦非先君子之志也。燾嘗侍坐先君子，聞其論文曰：秦漢尚矣，學者當宗韓蘇諸家，其佗一筆勾之可也。然其富瞻談博，朱明以下至本邦外國之文，往往窮覽弗遺。曰：文章不感他岐，而后不可不博覽也。至其

精密的確，則剖錙銖，辨淄澠，而無泛濫之失矣。其論詩則宗盛唐，而雜以宋明，痛斥近時纖尖之習，曰：此非詩也。俳也。至其奇險橫出，追琢深至，使人目瞠口喏。其作詩文，不中意則屢作屢改，不遺餘力。日者季擘之編遺

集以其嘗自抄出者收之初集  
二集至於斯編則未必盡中意  
而其間異曲同工要有不在二  
集之下者是季曄之所以急上  
木而圖不朽不可以已也語曰  
他人譽之則為公其父譽之則  
為私乃燾於先君子亦何敢議

乎附之公論可也唯其所答季  
曄者亦安可以已則姑書其所  
聞見於家庭之間者而遺之庶  
乎季曄之與都下諸學士讀而  
裁其可否也

文政己卯夏五月 不肖燾謹撰

向陵賀瑛之書



文苑子平夏五氏 不自燕...  
殊其下否也  
音李輶之與殊可器學士實西  
聞其殊寒致以問春而盡之  
輶春於安下以山限故書其西  
音所之必命下以與其西春春



